

## 亲水南部杯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征文

## 种太阳

□ 刘小革(成都)

我喜欢一首儿歌,它叫《种太阳》,它似乎唱出了我们“聚变人”的心声:

“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,  
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。

……

到那个时候世界每一个角落,  
都会变得,都会变得,  
温暖又明亮。”

每当唱起这首歌,我眼前就会出现波涛汹涌的大海在熊熊燃烧,我国“人造太阳”在大海金色烈焰中冉冉升起,那就是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中国“聚变人”种下的未来新能源。

种下“人造太阳”,就种下了美好未来。到了“人造太阳”成熟的那一天,地球上浩瀚的大海将成为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清洁的巨型能源库!因为“人造太阳”能把核聚变反应产生的巨大能量控制起来用于发电,而“人造太阳”的燃料氘和氚就蕴藏于苍茫大海,“人造太阳”能用一公升海水生产出300公升汽油的能量!而且没有核废料,没有环境污染!

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世界发达国家就把研制“人造太阳”作为未来新能源的主攻方向。

1955年,在著名核物理学家李正武的提议下,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,我国也开始酝酿种植“人造太阳”。

1965年,在四川乐山大渡河畔一座荒凉的山脊上,出现了一支特殊的部队,他们不穿军装,却有着营连排班的建制。这些“战士”是毕业于清华、北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。他们要在这西南偏僻地区,建造“发电机”585”所(即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),种下第一颗中国的“人造太阳”!

那时,他们住的是自己搭建的土坯房,喝的是天然池塘里的水,生活上一切都要亲自动手。就连突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归来的著名核物理学家李正武先生,也要亲用手用黄泥和煤粉搓煤球,身背竹筐步行十多里到乐山城去背回蔬菜大米才能吃上一日三餐。

## 播种下第一颗“人造太阳”

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国第一代“人造太阳”装置——中国环流器一号装置的研制,在艰苦中迈出了第一步。在当年与“美帝苏修”交恶的背景下,能找到的参考资料真是少得可怜,只有一张苏联装置的照片和几张草图。

可是,我国“聚变人”没有被困难吓倒,经过刻苦钻研,终于设计出了我国第一颗“人造太阳”装置。可要种下这颗“人造太阳”谈何容易,那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,仅仅需要的各类设备就有9000多台啊。而偏偏又恰逢百业萧条,连找加工工这些设备的工厂都成了一大难题。特别是“人造太阳”的主机,由于制造难度大,“聚变人”跑遍了大江南北,都没有工厂敢于整体承接,不得不将其分开,由沈阳变压器厂和大连523厂分别加工核心部件。

单说1973年“聚变人”进驻大连523厂研制现场线圈,一切都得从零开始,甚至使用什么原材料都要反复实验研究。在研制的道路上,冷不丁就会跳出一只拦路虎。怎么办?不能后退,只能向前!“聚变人”顾不上吃饭,顾不上睡觉,和工人师傅一起挽起胳膊昼夜奋战,闯过了一道道难关。

技术难关要过,生活的难关也要过。虽然一日三餐都是窝头和黑面馒头,一个星期只能吃上一顿米饭,一个月只配三两肉、三两食油,但没有一个人叫苦。为了播种“人造太阳”,“聚变人”咬紧牙关也要挺过去。但是,自己吃苦还能挺,看见厂里的工人师傅生活更加清苦,还常跟着加班加点,“聚变人”心里很过意不去。总想给师傅们一些帮助。大家一核计,首都北京的物资供应要丰富一些,给师傅们买点副食品。于是,不管谁到北京出差,都要背一些猪肉、油、糖类、奶粉、肥皂等回来分给工人师傅们。北京每个人一次也只能买5块钱的肉,大家就多排几次队去买。当时都是坐火车,为了不让肉在车厢内捂坏,就用绳子把肉拴住挂在车窗户,可又怕肉丢了,夜间就轮换着打一会儿盹。

## 至深情谊是平淡

□ 杨力(成都)

我忽然想到前不久,我一个朋友请客的画面。朋友有一定职务,又是医学专家,而她要请的是大学闺蜜和闺蜜的老公。这对夫妻也很了得,妻子是一家省儿童医院主任医师,丈夫是一所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,两口子都是留美博士。赴宴前我暗想,请这一对“璧人”一定得找个高大的地方,不然可能配不上他们的身份地位。

可是到了请客的地点我傻眼了,那就是一个路边店,专卖串串香,虽食客如云,环境却不敢恭维。要命的是从不沾酒的朋友正和这一对夫妻“拼酒”,用的是土碗喝的是土酒,一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的派头,一桌人甚是高兴,竟看不出一点身份与地位的烙印。高谈阔论间,那个博士后丈夫在独自吞下两大碗粮食酒后,竟“口出狂言”明年还要来拼酒。我敢发誓,这份欢乐,这种无拘无束的轻松与自在,在此刻是绝对真实的。越是



“聚变人”在“人造太阳”内部进行检修 (王大江 陈荣光 摄)

超越目前人类各项尖端科学的艰难历程,单凭任何一个国家之国力都不可能实现,必须进行国际合作,共同攻关。

为此,我国第三颗“人造太阳”引进了德国ASDEX装置的主机。

1995年8月,一支由“聚变人”中的技术骨干组成的小分队到达德国,拆卸ASDEX装置主机部件。

令他们吃惊的是,第一天来到工场,不但没有看到合作方德国人欢迎的笑脸,反而看见一副担架赫然停在大门口。怎么回事呀?这时,德国方面工作人员来了,板着一张冷冰冰的面孔,高昂着骄傲的指着担架对小分队说:“这个担架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!请你们记下急救中心电话。”接着又冷漠地警告:“根据合同规定,从今天开始,拆卸过程中的一切风险都将由你们自己承担!”

德国人傲慢的态度让拆卸小分队感到突兀甚至难堪,但他们并不胆怯。他们说:“我们要把德国人的态度当成安全工作的警钟。我们每天进门就要看看这副担架,让它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情况下,绝对不能忘记安全操作,我们绝对不用用到这副担架!”果然,长达半年的拆卸工作,小分队没有发生过一丁点儿设备和人身安全事故。

尽管总体拆卸方案早已制定出来,但面对这个有着上万个零部件,高达十米,总重量达450多吨的庞然大物,具体操作时的难度仍然大大超出预料。

如拆拆卸真空室内部件时,施工空间非常狭窄,而且当初德国人为了牢固,在每一颗螺钉上都涂了一种特殊的胶,因此螺钉根本就拧不下来。小分队反复试验,才摸索出了加温拆卸法。但是这个温度很难掌握,温度低了,胶不能软化,温度高了,又会损害部件。所以,每拆一个螺钉都得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。

而且当初德国人安装主机时靠的是机械设备,而他们拆卸时受场地限制只能靠人工,半年下来,一双双握纸笔和敲打计算机的手硬是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在装置现场协调拆卸工作的德国人,看到中国人那么能吃苦备受感动,面容一天天变得和蔼可亲,最后终于带着钦佩的笑容,竖起大拇指连声赞叹:“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,中国人真是了不起!”

2002年底,我国第三颗“人造太阳”——中国环流器二号A装置巍峨的雄姿在成都拔地而起。

光阴似箭。又过了17年,今年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,年轻一代的“聚变人”又亲手种下了第四颗“人造太阳”,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科技超级大国的实力!

难怪不少国外媒体惊呼:这一次,中国又站到了世界技术的顶峰!

我们有理由相信,在一代又一代中国“聚变人”的心血浇灌下,我国“人造太阳”必将一天天走向成熟。

是,赵文的散文是疼痛的,正是在场精神所一惯目睹发现的那种身之痛,当下之痛,时代之痛。

我去过内蒙古草原多次,包鄂呼伦贝尔草原、乌拉盖草原,还有许多大大小小不知名的草原;也洋洋洒洒写过一些关于草原的美丽文字。但旅行心态下的草原,审美被游玩驱使,表象占据了记忆的空间,印象中的草原是蓝天白云,牛羊牧歌,曲风绿海,晚照炊烟,马头琴长调,蒙古包哈达;是美好的,诗意的,温暖的,更是自在的,惬意的,辽阔的。可赵文笔下的草原,却给我提供了一个似乎完全不同,至少是相差很大的草原。在赵文的叙事范畴里,草原是孤独的,血泪的,挣扎的,困窘的,疼痛的。

赵文笔下的草原,撕碎了我对草原如诗如画的印象。蓦然回首,我对草原的认识是多么肤浅,多么片面而主观。读他的《寻根草》,我才发现,原来我所谓去过草原,不过是对草原地理疆土的踏足,即身体的在场,而灵魂则相距甚远。我和大多数城市人一样,只是把草原当作了一个由城市内向城市外逃逸的喘息地,而飘浮于草原表象给人的唯美意境里。随着对赵文文字的阅读,我第一次真正走进草原,走进草原的深处,触摸到草原的脉搏、气息和疼痛。从这种疼痛中,我读到了他含着泪对故乡爱的深沉与关切,读到了一个写作者的悲愤情怀和对苦难的介入与体察,读到了一个写作者对群体生存处境的忧虑、关怀、责任和担当。

贫穷之痛,贫穷是落后乡村的共同表征,草原也不例外。从赵文散文里我们看到,许多草原的悲剧,都与贫穷有关,如小年记的莫日根,学会了偷鸡摸狗,偷拿作家家里的空酒瓶去卖钱,翻箱倒柜偷作家的衣箱里的钱,后来,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偷。最后,与惯偷的表哥因偷窃甚至伤人命被抓进了监狱,毁了一生的前程。

因为贫穷,图强的阿爸满仓,经常偷人家的东西,还教唆自己的孩子去偷西瓜、赊酒等,成了村里出名的小偷。因偷东西,他经常被抓,放出来,又被抓进去,反反复复。满仓变成了众人皆知的盗贼和草原上的一颗毒瘤。关键是,众矢之“毒”下,他的心似乎也变得歹毒起来,视偷窃为常物,无罪恶之心;无端伤害温温柔柔的妻子萨日朗,毁灭着家庭和伦理的底线。赵文把这种人性的恶之痛,与草原的自然之美对应起来,形成了强烈的丑恶与审美的对立,让他笔下的痛,具有了鲜卑的草原特色。“满仓被抓,放出来回家就抽陀螺抽萨日朗,哭声响了毕勒古泰山上那片白桦林刚合眼的百灵鸟。”“满仓被抓进去了,满仓放出来了,满仓又被抓进去了,满仓又放出来了……每一次满仓被抓进去好几个月才能出来,满仓一出来就跑到百灵鸟飞出树林的声音和萨日朗嚎啕大哭的声音。”(《寻根草》)

赵文从小生活在西日嘎,初中去了巴镇。因故乡的落后与贫穷,让他渴望早日离开西日嘎,走到外面繁华的世界。后来,他如愿去了城市里工作和生活。但根在西日嘎。有根在,便就有了牵挂,对西日嘎的贫穷衍生出来的痛,更有切肤之痛。

孤独之痛,城市人的孤独是因为乡愁。从草原进城,再从城里返乡的赵文的孤独,是原乡的丢失,从具象到抽象,从物象到精神。席勒说:“现代人的中心特征就是失落了自己的归属感。”城市的拥挤,让他压抑、焦躁和不安,精神无依。他开始怀念故乡。他在《回西日嘎》里写到:“我在城里生活,偶尔登上高楼,若论海拔,有的已经远远超过西日嘎的山,却不能给我辽阔的感受,那是一种被电梯硬拽上去的垂直的高度。”城市文明的发展,在带给人生活便捷的同时,没有给故乡的草原带来莺飞草长,而是让草原变得愈发苍凉、孤独、荒芜。绿茵如海的草地,渐渐被各种工业厂房“吞噬”,掀开了草皮,露出黑土,一些草地被开垦成了农田,鸿雁纷飞,赛罕湖,湖水一天天干涸,变成了一些鱼塘和机械的养殖场;草原上炊烟缭绕的红瓦红墙的村庄,渐渐变成了一排排整齐化一、冰冷别扭的蓝铁皮房。

陌生的草原,让赵文感到空前的孤独。赵文开始怀疑,怀疑曾经向往的城市生活。他想到逃逸,借助文字寻求精神的还乡,哪怕是一瞬片刻。他对故乡的怀念与书写,便是他的精神还乡之举。这是全人类的精神命题,也是一个作家的价值立场和选择,彰显出了作家深邃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超拔的思想境界。在《寻根草》里,西日嘎的草原,毕勒古泰山、白桦林、赛罕湖、河流、村庄、巴镇等,都是他骨血里故乡的影子,故乡是他内心深处的一枚朱砂。他亲切地与他们,触摸他们的情感,而思归,记忆成了精神的皈依。

没有想到的,是,还乡也成了碎梦。偶尔返乡,他是怀着急切激动与兴奋,仿佛不是回曾经的家,而是去一个向往已久的朝圣之地。

## 赵文散文的“痛”

□ 张蔓莉(重庆)

赵文来消息说,他要出一本散文集《寻根草》,让我给他写序。我有些吃惊。我非名家,对散文也缺乏研究,怎堪承此重任。可赵文执意说,相信我的在场写作与介入精神,与他的散文有相通之处。于是抱着同道心理走进赵文散文。

赵文生长于内蒙古科右中旗,是地地道道的蒙古族,蒙语是他的母语。他的写作是在蒙语语境下的汉语书写。因此,他的书写所面临的首要障碍是语言,而文学又是语言艺术,这就决定了他的写作比用母语写作有更多的困难。他两年前才开始写散文,从起初的懵懂书写到这本洋洋洒洒的《寻根草》问世,不能不说验证了勤能补拙的真理。他怀着对文学的执着与热爱,以先天的悟性和后天的勤奋,克服了汉语表达的隔膜。在短短的两年时间,不仅写了大量的散文作品,多次刊发于各类杂志,还尝试写文学评论,并成为《作品》的优秀评论员。

怀着对文化错位的好奇,翻开赵文的《寻根草》。当我读到他的一篇篇带着他的精神原乡——西日嘎草原气息的文字,比如《那个叫莫日根的男孩》《大坝沟,有个寡居的蒙古女人》《巴特尔的公车》等时,我的内心是新奇的,总是被他笔下的草原人和草原事揪扯和撕裂,感到隐隐作痛,忧伤而沉重。我先还没有意识到这正是现场介入的力量打动了,我试图从赵文作品中寻找那种打动我的东西。当我进一步阅读他带有鲜明草原叙事色彩的作品时,顿觉眼前豁然一亮,我坚信自己找到了,那就是赵文散文中透析出来的深深的痛。

人性之痛,这是最深刻的痛。赵文散文的疼痛,是通过人呈现出来的,包括人的生存状态、人的命运、人性善与恶、追求与挣扎等等。从作家的存在价值看,这无疑是对的。文学是入世,文学关注的人,是当下的人、身边的人,及当下人的生活、生存处境与精神困境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·罗蒂指出:“现代知识界对于道德进步的主要贡献,不是哲学或宗教的论文,而是(诸如小说或民俗志中)对于各式各样特殊痛苦和侮辱的详细描述。”关注人类生活的痛苦,对来自自身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进行审视和叩问,是现代文学基本的文化功能,也是现代文学必然的使命和归宿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草原养育了草原人,也改变着草原人。昔日“田园牧歌”式的单纯怀念,或诗意栖居的草原,草有多美,水有多美,似乎已成往事。赵文不仅发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,而且怀着一作家的应有的责任、关怀和担当,去葡萄草原,关注草原的疼痛,介入草原的苦难,陷入草原人性之痛的漩涡。他笔下的草原人,无论是图雅、金刚、满仓、萨日朗、莫日根、牡丹,还是其其格、齐鲁、巴特尔、色仁叔、阿茹娜,都是悲伤的,忧愁的,无奈的,无助的,痛苦的,甚至充满了人性异化的恶。“生活在呼伦诺尔,原本老实的木匠在五颜六色的世界里失去了自己,酗酒、打牌,找小姐……”“从一两天不回家,再到十天半个月不回家。”(《寻根草》,木匠是文中主人翁翁阿爸的丈夫)。

在《大坝沟》,有个寡居的蒙古女人,人性则成了强权的象征,爱情的祭品。其其格与齐鲁是爱侣和夫妻,某部长的儿子对美丽的其其格垂涎已久,“未得到其其格的某部长的儿子恼羞成怒,他设计陷害缺中的齐鲁,使其经历了严重的性功能障碍,还利用关系辞掉了其其格的工作。”

《寻根草》一书,是赵文对西日嘎草原人性之痛的立体呈现。在书中我们看到,草原有,有生存之痛,爱情之痛,梦想之痛,生态之痛,还有他个人内心对草原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纠结之痛。可以说,一切人性触角所到之处,都可触摸到疼痛之痛。作者以丑恶的逆向审美方式,来揭露草原的黑暗、丑恶、肮脏、冷漠,他深沉地爱着他的故乡西日嘎草原。他想通过他的书写,让更多的人关注草原,了解草原,认识草原真正的样子,从而帮助草原健康地发展。他心疼草原人生活的贫穷、落后、不堪与艰辛,却又抵触现代文明对草原的撕裂、破坏与改变。赵文说,他多么希望他的西日嘎草原的未来,既能保持传统草原的和谐、宁静与美丽,又有现代文明的优越与舒适。在草原上生活的人们,自在地放牧着牛羊,享受着天人合一,不再痛苦、挣扎与悲伤。生活的美好,就像草原上回荡萦绕的长调一样,悠悠绵长。愿望是美好的,也是值得祝福的,西日嘎草原的未来,值得期待。

无疑,赵文的《寻根草》,以一名在场者的姿态,通过鲜活的草原叙事,呈现出了草原的现状与疼痛,表达了作者对故乡草原的深情与关切。他的写作价值取向,直抵散文写作的本质和核心,也是对文学终极价值的追求与践行。记忆中,赵文也曾一度对写作介入现实、关注当下、体察苦难产生怀疑;对文学对现实的关注、痛感的表达,是不认同的,甚至是抵触和排斥的。欣慰的是,在经过一段身体力行的创作探索后,他用自己的作品写出了自己的选择。我不否认,我也经历了一个由“风花雪月”到“俯身大地”的写作过程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们是名副其实的“患难同道”。

俗话说,“道不同者不同与谋”;这话反过来就是,“道同者当同与谋”。作为同道,我最深切的感受是:文学观念、价值立场的确立固然重要,但要形成介入的自觉、提升发现的能力和做到表达的“豁达”,是一个长期艰苦,且只有开头、没有终结的过程。就《寻根草》而言,部分篇什对书写对象的发现与艺术表达,如能再下些功夫,对人性的挖掘再深入一些,进一步探寻草原破碎的更深层次之根源似更好。

知道“痛”,并关注“痛”,这是一个作家的良知所在。发现没有止境,散文写作没有止境。我们永远在路上。与赵文共勉!

赵文的散文集《寻根草》日前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。